

移交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管理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底，申花俱乐部重组，变成一家股份制公司。”即使1999年成为建业集团旗下独资企业的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也在2001年完成了股份制改造。2002年，深圳足球俱乐部完成股份制改造。到2008年，绝大多数中超俱乐部已经成为股份制公司。之所以各大足球俱乐部会完成股份制改造，在谢忠萍看来，是改革进程使然。“随着企业及社会资金注入俱乐部，他们与地方体委的矛盾出现了。体委拥有俱乐部教练员与运动员的人事权、训练场地设施的所有权；而企业向俱乐部投资或购买冠名权，对俱乐部的经济来源有一定制约权，俱乐部产权关系不明晰导致因利益关系出现推诿、牵制与对抗的现象，影响俱乐部运作。”谢忠萍说。

然而，在各俱乐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当2004年中超开打以后，有人认为，中超和甲A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譬如，俱乐部并没有采用中性化名称，而俱乐部投资人的权益也没有如英超那般扩大。

2002年，有俱乐部发起甲A老总峰会。褒之者称之为类似英超的“职业联盟”或者说“联赛委员会”的雏形；贬之者认为是在同一级联赛中搞拉帮结派，终究会有违赛事公平。直到末代甲A，各队之间仍没有形成一个类似“职业联盟”的委员会。

曾任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有“中超之父”之称的郎效农认为，原本将甲A升格为中超，本质区别就是中超形成了一个“联赛委员会”。2004年2月26日，在上海新元大酒

店三楼会议室成立的这一委员会，被新华社评论称为“类似于公司的股东大会，为了能监督、促进联赛的正常进行，委员会组成后将审议中超委员会章程”。

但时光过去4年，到了2008年，当武汉队因对比赛规则不满宣布退出中超时，当时已退休的郎效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最早有关中超联赛的规则，是由中超委员会、中超公司、中超俱乐部三方面共同制定，由于中超委员会缺乏相应的办公机构，所以有些问题得不到具体落实。如此一来，罢赛、退赛等行为出现后，竟然无从制约，更谈不上处罚。

在中国联赛，一旦俱乐部投资人易主，或者投资人在其他商业领域有意图，具有巨大广告效应的足球俱乐部迁址、更名甚至转卖都一度非常便利。譬如如今的北京人和队，追根溯源，是1995年成立的上海浦东队。2000年，俱乐部变更为上海中远汇丽，2005年成了上海永大，2006年西迁西安改名西安浐灞国际，此后一度接受上海绿地集团冠名，2012年南下贵州变身贵州人和。尽管这支球队在陕西不过才经营六年，可对拥有金牌球市的西安来说，西安球迷对这支球队由爱变恨的心理，积存的时间比六年还长！人和集团戴氏姐弟为贵州带来了球队进入亚冠，带来了2013年的足协杯冠军，可到了2015年，一个赛季经历了朱炯、李春满、宫磊三任主帅，球队依然黯然降级后，2015年12月21日，俱乐部通过工商注册，完成了迁至北京的手续，俱乐部更名为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主场设在北京市丰台体育中心。陕西、贵州球迷纷纷喝倒彩。也正是2016赛季，

中国足协印发职业足球俱乐部转让规定，使得几易其名后称为北京人和的这支球队，几乎成了最后一个轻易变更主场者。转让规定明确，“规范中超、中甲、中乙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转让行为，逐步实现俱乐部属地化、股权多元化、名称中性化的目标”。譬如职业足球俱乐部所属球队的参赛资格不可转让；譬如俱乐部因转让而变更俱乐部名称及简称的，应符合《中国足协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规范》以及国际足联、亚足联关于俱乐部名称的要求；职业足球俱乐部发生因转让或法人注册地变更而产生的注册会员协会变更，该俱乐部将失去职业联赛的准入资格。

此时旁观日本J联赛，也有俱乐部更名迁址的。譬如如今在J2联赛混迹的东京绿茵队，其前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实力最强的读卖队，成立于1969年。1993年J联赛创办时，读卖队因在东京找不到合适的主场，而迁址附近的神奈川县川崎市。球队更名川崎绿茵，其“绿茵”之意，源于葡萄牙语“Verdy”，因此中国也有人将之部分音译称“川崎贝尔迪队”。当年，这是一支劲旅——1993、1994年，蝉联J联赛冠军。阵中三浦知良、拉莫斯、柱谷哲二、武田修宏等人，都堪称亚洲一流球星。可那时候这支球队属于谁呢？1993年J联赛开幕到1998年，其属于读卖足球俱乐部株式会社。随着读卖新闻和读卖乐园株式会社撤资，1999年至2009年，其由日本电视放送株式会社全资拥有，称日本电视足球俱乐部株式会社。2001年球队在获得J联赛理事会批准之后正式把根据地从神奈川县川